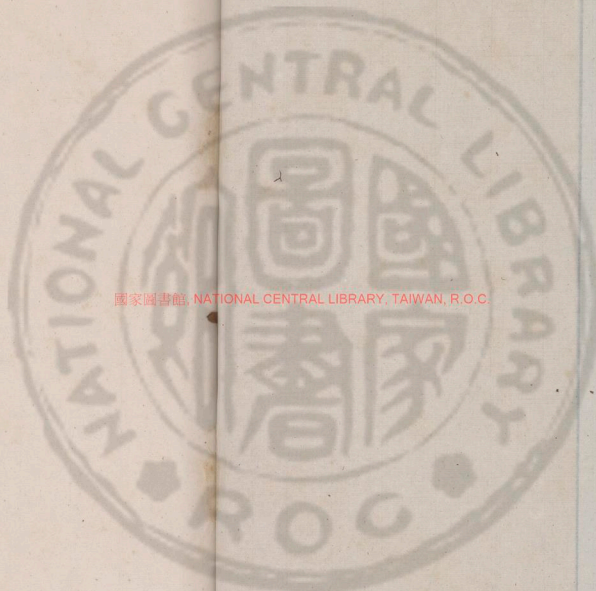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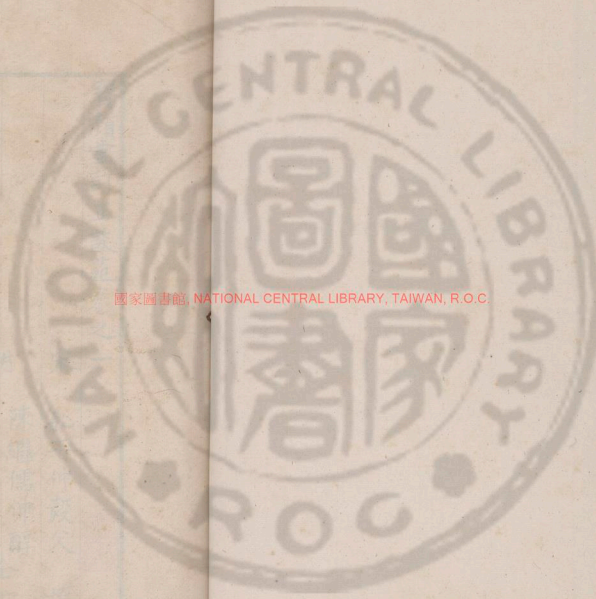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ghosted Chines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0 columns, with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from a classical or historical document.

1 x 1975er



寶顏堂訂正談苑卷之一

宋 孔平仲 穀父 撰

陳繼儒 仲醇 全校

明 高承 埏 寓公

張鄧公呂許公同作宰相一日朝退仁宗獨留
呂公問曰張士遜久在政府欲與一差遣出去
呂公曰士遜出入兩朝亦頗宣力仁宗曰恩命
如何□□□除靜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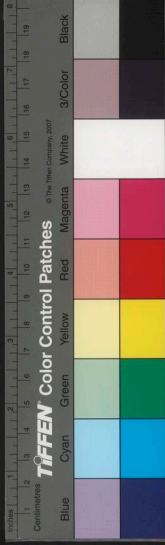


許州仁宗曰有虧它否呂公曰聖恩優厚呂公
既退張呂親姻也私焉曰主上獨留公必是士
遜別有差遣因祈以恩命呂沈吟久之曰使弼
使弼張亦欣然慰望是日張公打屏閣子內物
色過半矣既夕鎖院明日早張公令院子盡般
閣子內物色歸家更不趨待漏院只就審官東
院待漏既入朝張公惟祇候宣麻呂公惟準擬
押麻耳忽有堂吏報呂公云相公知許州呂公

大驚於是張公押麻乃呂公除靜江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知許州也

太祖朝都知押班皆以供奉官爲之內中祇應
裏頭巾衣褐衫而已仁宗朝王守忠官至留後
乞綴本品班赴宴閣門從之自知未允辭而不
赴

禁中近清明節神宗侍曹太皇因語自來却無
人故□□□□雖云太華然亦好也太皇聞此



語已密口口口樣矣不數日實促就珠子鞍轡
傳宣索玉鞍轡一副神宗莫測所欲用亦莫敢
問依旨進入太后令送後苑折修遂施珠鞵馬
其上作小紅羅銷金生子方可容體甫近上已
以鞍架載之送神宗神宗大感悅取小烏馬於
福寧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鞵士論
皆謂雖神宗絕孝亦光獻至慈上下相得以成
其美焉光獻太皇太后疾病稍間神宗親製一

小輦極爲輕巧以珠玉黃金飾之進於太皇云
娘娘試乘此輦往涼殿散心太皇曰今日意思
無事天氣亦好遂載而之涼殿太后扶其左神
宗扶其右太皇下輦曰官家太后親自扶輦當
時在曹家作女時安知有今日之盛喜見顏色
王正仲進光獻悅詞云珠鞵錫御恩猶在玉輦
親扶事已空蓋用此兩事也

有一朝口口口相生日獻詩卒章云長居廊廟



福倉生口異草制云某官夙負官材真宗令出典藩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嘗怒一朝士再三言之謂稍退不答上作色曰如此巨耐輒問不應謂進曰噲寔之下臣若更加一言則藩粉矣真宗欣然嘉納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大年必徑出它處亦然如袁盎晁錯也文穆去

朝士皆有詩獨文公不作文穆辭日奏真廟傳宣令作詩竟不肯送

真宗將立明廟作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不憂不富貴大年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王旦相罕接見賓客惟大年來則對榻卧談卒時屬其家事一付大年丁晉公來求昏大年令絕之

王文正公以清德事真皇上特敬重一日御宴



陳設鮮華且顧視意色不悅上已覺其如此至中休命左右以舊陳設易之矣

蘇軾以吟詩有譏訕言事官章疏狎上朝廷下御史臺差官追取是時李定爲中書丞對人太息以爲人才難得一可使速軾者少有如意於是太常博士皇甫傑被遣以往僕攜一子二臺卒倍道疾馳馱馬都尉王詵與子瞻游厚密遣人報蘇轍轍時爲南京幕官乃亟走介往湖

州報軾而僕行如飛不可及至潤州適以子病求醫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僕至之日軾在告祖無頗權州事僕徑入州廨具鞞袍秉笏立庭下二臺卒夾侍白衣青巾顧盼停惡人心洵洵不可測軾恐不敢出乃謀之無頗無頗云事至於此無可奈何須出見之軾議所以服自以爲得罪不可以朝服無頗云未知罪名當以朝服見也軾亦具鞞袍秉笏立庭下無頗與職官



皆小憤列軾後二卒懷臺牒挂其衣若匕首然
僕又久之不語人心益疑懼軾曰軾自來殫心
朝廷多今日必是賜死死固不辭乞歸與家人
訣別僕始肯言曰不至如此無頗乃前曰大博
必有被受文字僕問誰何無頗曰無頗是權州
僕乃以臺牒授之及開視之只是尋常追攝行
遣耳僕促軾行二獄卒就直之即時出城登舟
郡人送者兩泣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此事無頗目擊也

呂申公作相宋鄭公參知政事呂素不悅范希
文一日希文答元昊書錄本奏呈呂在中書自
語曰豈有邊將與叛臣通書又云奏本如此又
不知真所與書中何所言也以此激宋宋明日
上殿果入劄子論希文交通叛臣既而中書將
上呂公讀訖仁宗沉吟久之徧顧大臣無有對
者仁宗曰范仲淹莫不至如此呂公徐應曰擅



答書不得無罪然謂之有它心則非也宋公色沮無辭明日宋公出知揚州又二年希文作參知政事宋尚在揚極懷憂撓以長書謝過云為愴人所使其後宋公作相薦范純仁試館職純仁尚以父前故辭不願舉

蘇子瞻隨皇甫僕追攝至太湖蘆香亭下以枕損修牢是夕風濤傾倒月色如畫子瞻自惟倉卒被拉去事不可測必是下吏所連逮者多如

開目窅身入水頃刻間耳既為此計又復思曰不欲辜負老弟弟謂子由也言己有不幸則子由必不獨生也由是至京師下御史獄李定舒亶何王臣雜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憂在必死掌服青金丹即收其餘密之士中以備一旦當死則併服以自殺有一獄卒仁而有禮事子瞻甚謹每夕必然湯為子瞻濯足子瞻以誠謁之曰軾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託



以二詩為訣獄卒曰學士必不至如此子瞻言曰使軾萬一獲免則無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詩不達則目不瞑矣獄卒受其詩藏之枕中其一詩曰聖主寬容德似春小臣孤直自危身百年未了先償債十口無依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其後子瞻謫黃州獄卒曰還學士此詩子由以面伏案不忍讀也子瞻好與子由夜話

對榻卧聽雨聲故詩載其事子瞻既出又戲自和云却對酒杯渾似夢試拈詩筆已如神子瞻以詩自被劾既作此詩私自罵曰猶不改也皇甫僕追取蘇軾也乞逐夜所至送所司案禁上不許以為只是根究吟詩事不消如此其始彈劾之峻追取之暴人皆為軾憂之至是乃知軾必不死也其後果然天子聰明寬厚待臣下有禮而小人迎望要為深刻如僕類者可勝計



哉

有人問秀州崇德縣民長官清否答曰漿水色言不清不濁也

秀州華亭鶴胎生者真鶴也形體緊小不食魚鰕惟食稻梁人餒以飯則食之其體大好食魚鰕啄蛇鼠者鶴合所生乃卵生也食稻梁者雖甚馴熟久須飛去惟食魚鰕者不能去耳

河豚瞑目切齒其狀可惡不中度多死棄其腸

與子飛鳥不食誤食必死登州瀕海人取其白肉為脯先以海水淨洗換海水浸之暴於日中以重物壓其上須候四日乃去所壓之物傳之以鹽再暴乃成如不及四日則肉猶活也太守李大夫嘗以三日去所壓之物俄頃肉自盆中躍出乃知淪之不熟真能殺人也

松江鱸魚長橋南所出者四腮天生膾材也味美肉緊切不終日色不變橋北近崑山大江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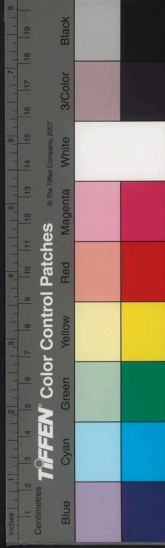


海所出者三腮味帶鹹肉稍慢迴不及松江所出

號石重重紫白相間以筆描紫上緩手剖之紫去白見隨意所欲作何物象至於林木亦可以藥筆為之以手試之有參差齟齬者皆偽物也杜杞須接乃為佳果一接核小如丁香荔枝再接遂無核也

京師有畜鐵鏡者謂人曰此奇物也以照人手

則指端見有白氣以氣之長短驗人之壽夭好事者乃以厚價取之既而詢之博物者曰此造作也蓋磨鏡時只以往手無以來手則照指自見其端有如氣者耳相船之法頭高於身者謂之望路如是者凶雙板者凶隻板者吉隻板謂五板七板雙板謂六板八板以船底板數之也造屋主人不恤匠者則匠者以法魔主人木上銳下壯乃削大就小倒植之如是者凶以皂角



木作門關如是者凶

許敏明州人張唐卿榜第一甲及第為大理評事知縣嘗因用刑筆殺人其後寃屢見但相去尚遠經二十年敏以太常博士通判蘇州其寃漸近稍如榻與敏夫婦同寢其始敏夫婦在外寃卧於内既而間隔卧於夫婦之間知其為鬼無如之何也是時詔索天下御容令轉運司差官護送入京敏與太守林大卿不協於上司求

行自京師歸至忤上青陽驛其寃逼之敏死驛中

鍾著作生二女長嫁宋氏生庠和其季嫁常州薛秀才生一女為尼與僧居和大師私焉亦生一女嫁潘秀才潘有子名與稽令為朝奉大夫與稽之視居和乃外祖父也居和乃以牛黃丸療風疾者也飲酒食肉不守僧戒然用心吉良每鄉里疾疫以藥歷詣諸家救其所苦或以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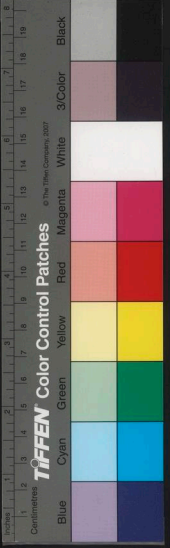
暲之薛尼於宋氏以姊妹親常至京師是時庠
為翰林學士尼還常州和病問尼曰京師諸為
名族善人者尼曰吾所出入多矣無如宋內翰
家也和曰我死則往託生焉尼謂曰狂僧宋家
郡君已娠矣安得託生和曰吾必往也既而和
死人畫一草蟲於其臂是日宋家郡君腹痛將
媿和之妻往視產見一紫衣僧入室亟走避之
既而聞兒啼曰急令僧去吾將視吾奴人曰未

嘗有僧也乃知所生子乃和也既長形相酷似
和亦好飲酒食肉隱然有草蟲在其臂名均國
為絳州太守卒

偷能禁犬使不吠惟牝犬不可禁也或云紋如
虎斑亦難禁

高若訥能鑿以鍾乳餉牛飲其乳後患血痢卒
或云冷煖相薄使然

韶州岑水場往歲銅發掘地二十餘丈即見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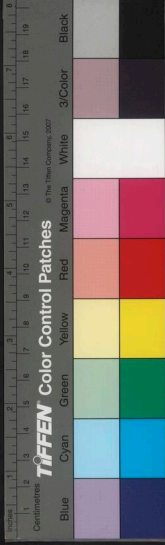


今銅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云地中
變怪至多有冷烟氣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
必以長竹筒端置火先試之如火焰青即是冷
烟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有地火自地中出一
出數百丈能燎人役夫亟以面合地令火自背
而過乃免有臭氣至腥惡人間所無者也忽有
異香芬馥亦人間所無者也地中所出沙土運
置之穴外為風所吹即火起燁燁然

風不南行陰類也其性畏火置之物上隨其所
向以指南方俄即避之若有知也種竹就西北
其根無不向東南行者是亦物之性也

江東蘆賤而荻貴退灘之地先一年所生者蘆
也明年所生者荻也

張安道言嘗使北虜方燕戎主在廷下打毬安
道見其纓綬諸物鮮明有異知其為戎主也不
敢顯言但再三咨其藝之精爾接伴劉六符意



女真國

覺安道知之色甚怍云又與一日做六論不同矣

契丹鴨綠水牛魚鱠製爲魚形婦人以綴面

匈奴尤畏女真國范純禮嘗聞彼使云女真國人長馬犬其境土之廣南北不知幾千里也徐禧覆於求洛是時匈奴方苦女真侵擾故帖然自守不敢爲中國患

收冰之法冬至前所收者堅而奈久冬至後所

收者多不堅也黃河亦必以冬至前凍合冬至後雖凍不復合矣川子乳糖師子冬至前造者色白不壞冬至後者易敗多蛀陽氣入物其理如此

華山下有南嶽行宮祈禱甚盛雲臺觀常以道士一人主之有一道士以施利市酒食畜婦人巡檢姓馬者知而持之共享其利一夕道士夢爲官司所錄送五道將軍殿中并追馬勒鞠獄



毒丹

命

宣醫膏喪

山性
小耳油

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性發往往奔逸傷人牧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靡之矣
京師語曰宣醫喪命勅葬破家蓋所遣醫官云其奉勅來須奏服藥加減次第往往必令餌其藥至死而後已勅葬之家使副洗手悅巾每人白羅三尺它物可知也元祐中韓康公病革宣醫視之進金液丹雖暫能飲食然公老年真氣衰不能制容陽竟以薨背朝廷遣使問後事病

大飛來無數成群翳天晦暗如烟霧
臘月共開了印吳耿變叛
大鳥比鴈
下細土無風
年六月天
康熙十三

其各決杖七十既寤覺春間微瘰潰而為瘡自知一祥亟往詣馬馬亦在告矣問其夢中所見皆同馬亦疽發于背二人俱卒
魏州朱陽鎮一夕鳧鴈之聲滿空其鳴甚悲連日鳧鴈死于野中無數或斷頭或折翅或全無所傷而血汚其塚村民載之入市市人不敢買蓋此鎮未嘗有此物怪之也又一年王冲叛朱陽之民殲焉

奇夢不祥疽傷



亂中誤諾勅葬其後子姪辭焉
王彥祖學士自言初到南省試天子金玉賦夢
中有人告之云天字在上不順天字在下則順
矣須三次如此是歲省下第後過省乃嚴父莫
大於配天賦及第乃圓丘象天賦又二十七年
自嶺南知雷州召為館職試明王謹于尊天賦
凡三次題目皆天字在下彥祖名汾今為朝議
大夫集賢校理

宗室至一品殞葬朝廷遣禮官較祭舊制知太
常禮院官以次行事得絹五十疋陳侗陳汝羲
俱在禮院因朝會見一皇親年老行遲侗私語
曰可較矣義自後排之曰次未當公此吾物
也傳者以為笑自元豐官制行太常博士專領
較祭所得絹四博士共之行事十四疋餘十二
疋有數皇親聯騎而出呵殿甚盛一博士戲謂
同列曰此皆較材也



倘

王旁丞相舒公之子不惠有妻未嘗接其舅姑
憐而嫁之旁自若也侯叔獻再娶而悍一旦而
獻卒朝廷慮其虐前夫之子有旨出之不得為
侯氏妻時京師有語云王大祝生前嫁婦侯兵
部死後休妻

羌人以自計構相君臣謂之立文法以心順為
心白人以心逆為心黑人自稱曰倘謂僧曰尊
最重佛法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處佛人好誦

經不甚鬪爭王子醇之取熙河殺戮甚衆其實
易與耳

有一定僧在山谷中漢軍執之此僧曰吾有銀

與汝勿殺我也漢軍受其銀斬其首白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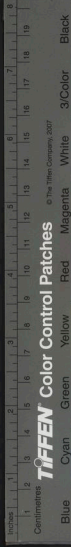
吐

夏竦嘗統師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趙元昊頭

者賞錢五百萬貫爵為西平王元昊使人入市

賣箔陝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門外佯為食訖

遺去至晚食肆竊喜以為有所獲也徐展之乃



元昊購竦之榜懸箔之端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兩貫文比竦聞之急令藏拚而已誼播遠近矣竦大慚沮

竦集幕職兵官講五路進討凡五晝夜屏人絕吏所謀秘密處置軍馬分擘糧草皆有文字已成書兩人之力不能舉封鑰于一大櫃中一夕失之竦進兵之議遂格由此懇乞解罷得知蔡州其後韓絳西討河東起兵八萬人時天原道

卒三千皆丁壯強硬令至軍前交割曉夕奔走饑不得食困不得息旣而班師不用遣還形已如鬼風吹卽仆假使見虜則不戰成擒矣元豐四年西伐西人遠引清野以老我師高遵裕領衆深入不見一人一騎直扣靈武靈武僻甚堅若有守者我師營漢中治攻具西人約降遵裕信之駐軍五日不進故賊得爲計中夕決河水至我師潰焉故貴遵裕知坊州詞云比以兩路



銳兵進攻靈武而亡士潰卒職汝寡謀遵裕再
責鄂州安置

夏竦薨子安期奔喪至京師館中同舍謁見不
哭坐榻茶橐如平時又不引客入奠人皆訝之
戊戌年安期死數日子伯孫猶着衫帽接客無
毀容愈肥澤焉

刑曷疾亟車駕幸其第其子干恩澤弁乞不敕
窆王居白待制病猶子侍疾析遺表奏薦焉

張詠自益州寄書與楊大年進奏院監官竊計
之云益州近經寇亂大臣密書相遺恐累我廢
視之無它語悉尾批云近日白超用事否乃繳
奏之真宗初亦訝之以示寇準準微笑曰臣知
開封府有伍伯姓白能用杖都下但翹楚者以
白超目之每飲席浮大觥遂以爲况真宗方悟
而笑

熊伯通有平蠻之功太常卿范純禮言至蜀中



凌休

親聞其事涓井蠻本誘之降降者百餘人本授
計主簿程之元兵官玉宣令毒之本猶慮其變
也藏舟三十里外待之密約云若事諧走馬相
報元之等以曼陀羅花醉降者稍稍就擒令走
馬報本本急拏舟順嘉陵江而下頃刻至禽所
斬尚未已也本就收此功朝廷賞擢以制廣南
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休官員亦
乘之

香孩兒

藝祖載誕營中三日香人莫不驚異至今洛中
人呼應天禪院為香孩兒營
觀營中張唐民登對其歸美上德之辭云臣尋
常只見紙上堯舜今日乃見活堯舜也



寶顏堂訂正談苑卷之二

宋 孔平仲毅父 撰

明 黃承玄與叅

全校

沈孚先白生

熙河之師上意甚欲得木征以內殿崇班錢五
千貫購之熙寧六年木征降于常河諾城王韶
奏以爲令王君萬韓存寶招呼李憲奏以爲與
燕達納其款韶憲爭功隙由此啓上嘗對召惠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說列卷二
卿稱憲禽木征之功蓋憲之面奏詳于韶之條
奏故也安南之師上欲遣憲與趙禹往韶時在
樞府與王安石共爭之由是罷憲而遣郭遠上
不平二公之爭使憲舉河西旣而遠敗績而憲
有功故上益以憲爲可用焉高若訥作中丞與
小黃門同監修祭器遂同書奏狀議者非之
寶元中夏英公以陳恭公不由儒科驟躋大用
心不平之恭公亦傾英公英公除集賢有臺章

恭公啟換爲樞密使英公知之意愈快快是時
西北有警英公能結內官又得上心乃撰一策
題如策試制科者教仁宗以試兩府大臣欲以
窮恭公之不學也一日仁宗御資政殿見兩府
出此題畧云付陳執中等兩府聽受開讀次已
見小黃門設矮卓子具筆硯矣英公色欲揮翰
其餘皆愕然相視未知所爲宋鄭公徐奏曰陛
下所問皆臣等夙名謀謨之事臣等不職陛下



責之可也若策試乃朝廷所以待草茅之臣臣
備位執政不可下同諸生乞歸中書令中書密
院各具所見以對仁宗俛首面赤云極是極是
既退恭公謂鄭公曰適來非公之言幾至狼狽
鄭公曰某爲國惜體非爲諸君地也中書所對
皆出鄭公之筆極攻密院之失是時顯立仇讐
矣人言紛紛英公不自安欲晦其迹又撰一策
題故爲語言參差或矢黏或不對欲如禁中親

制者教仁宗以策試兩府兩制然間有三兩句
絕好處人亦識其爲英公詞也仁宗寬容亦聽
之一日召兩府兩制對於迎陽門又出此題付
之然英公之迹終不能晦焉

孫奭尚書侍讀仁宗前上或左右瞻視或瓦敲
踏牀則拱立不讀以此奭每讀書則上體貌益
莊王隨接佛在杭州常對聾長老誦所作偈此
僧旣贖離席引首幾入其懷實以不聞也隨嘆



賞之以爲禪機之妙

仁宗祫享之際雪寒特甚上東至露腕侍祠諸臣裹手執笏見上恭虔皆恐惕擯袖

神宗以星變祗懼許人上封事言得失於是王安禮上書語頗訐直上微不悅以示王珪珪曰觀安禮所言皆是臣等執政後來事無一字及安禮所爲者其意蓋怨望安石在外專欲譏切臣等耳安禮每對臣言云似爾名位我亦須做

上笑曰大用豈不在朕而安禮狂妄自許如此後一年安禮自翰林學士遷尚書右丞

脩內前涉子木計用方圓三千三百條再差職方員外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侵竊之弊如此昭素勾當三司修造案半年減土五萬議者云可罷陝西買木一年雷太簡判設案御厨每日支麵一萬斤後點檢每日剩支六十斤先日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十頭



三萬九千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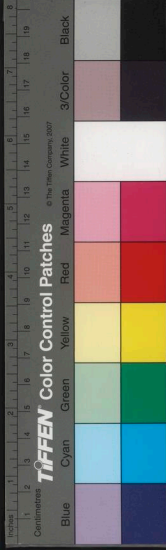
江鄰幾云南郊賞給舊七百萬今一千二百萬
官人俸皇祐中四千貫今一萬二千貫合同司
歲會支左藏庫錢八九萬貫迨歲至三十五六
萬貫祿令皇太子料錢千貫無公主料錢例家
次道云李長主在宮中請十千晚年增至七百
千福康出降後月給千貫

景德中天下二萬五千寺今三萬九千寺陳述
古判祠部云章伯鎮勸會必有案歲給祿燭十三

糯米萬石

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糯米八百石真廟三千石
仁宗八萬石

江南民言正且晴萬物皆不成元豐四甲正且
九江郡天無片雲風日明快是年果旱又曰甚
種雨百姓苦蓋芒種須晴明也春雨甲子赤地
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乘船入市者雨多也
又於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一歲之豐凶云一日
雨百泉枯言旱也二日雨傍山居言避水也三



日雨騎水驢言踏車取水亦旱也四日雨餘有
餘言大熟也禪師惠南嘗言上元一夕晴麻小
熟兩夕晴麻中熟三夕晴麻大熟若陰雨麻不
登占亦如此云絕有功驗京東一講僧云雲向
南雨潭潭雲向北老鸛尋河哭雲向西雨沒犁
雲向東塵埃沒老翁言雲向南與西行則有雨
向北與東行則無雨云亦有效驗大理少卿杜
純云京東人言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言雨
後朝晴尚有雨也須晚晴乃真晴耳九江人畏
下旬雨云雨不肯止劉師顏視月占旱云月如
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同州人謂
雨沾足爲爛雨

金陵夏氏能致紫姑神神能屬文其書画似唐
人應對機捷蔣山法泉長老曰問仙姑求一偈
子神云神拜來不惜口中口你爲說破泉曰試
說看神曰咄泉曰也是外學之流神曰法泉曰



公案未了神曰將拄杖來良久書頌曰鍾山鍾
山今古長闌天邊雲漢漢澗下水潺潺或寫此
一段語寄示李之儀曰寃哉法泉被三姑摧折
之儀荅曰法泉所謂雪上加霜也

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又以燕簡公欲盡去
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

紫姑者廁神也金陟有致其神者沈邁嘗就問
之卽畫粉爲字曰文通萬福邁問三姑姓荅云

性竺南史竺法明乃吾祖也亦有詩贈邁近貴
州郭殿直家有此神頗黠捷每歲率以正月一
日來二月二日去蘇軾與之甚狎常問軾乞詩
軾曰軾不善作詩姑書灰云偷裏偷裏軾云軾
非不善但不欲作爾姑云但不要及它新法便
得也

人畜鸞鸞雖馴熟然至飲秋水則飛去京師夏
問競養銅背至九月多死鴟生三子內一子則



鷹也然鴟多生兩子也

小池中魚至九月十月間宜取投大水中不爾
冬間俱凍死鮫魚惟食艸人刈艸以飼之至八
月則不食至三月復食如初

馬子蒸其母則生駮馬此逆亂之氣所爲也

鷄舌香卽丁香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故
郎官舍雞舌香取其便於奏對正是今之丁香
舌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千金五香連翹湯

無雞舌香却有香丁最爲明驗俗醫取乳香中
如柿核無氣味者謂之雞舌香殊無干涉新補
本艸重出二物蓋考之未精也海東麻子大如
蓮實陝西極邊枸杞大可柱葉長數寸人有在
韶州見自然銅黃如金粉價直於金邵化及爲
高麗國王治藥云人參極堅用斧斷之香馥一
殿今之醫者治病少效殆亦藥材非良也
仁宗朝王珪上言請以正月爲端月爲與上名



考

音相近也

歐陽永叔作校勘時夢入一廟於庭下謁神與
丁元珍同列而元珍在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
後責夷陵元珍為判官同謁黃牛廟元珍職官
在縣令上廟前有石馬無一耳宛如昔夢所見
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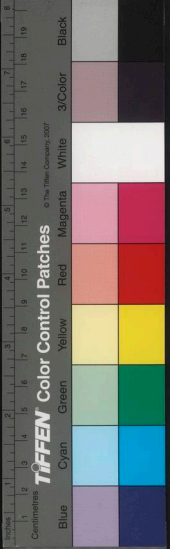
考

陳州有顛頊 朝狄青知州日夢廟中有榜
題曰宰相蔡確確是時方為舉人青訪知姓字

考

帝 召見之語以所夢云善自愛確後果相神宗皇

王汾作館職忤王荆公意判鼓院凡四年家貧
俸薄累乞外任不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欲得
郡須求元公是時元厚之為參知政事汾亟往
禱之厚之云荆公意思不婉順未可議也然荆
公屢爭事不合恐旦夕出矣姑少俟之未幾荆
公果出金陵吳冲卿當國汾又禱即日得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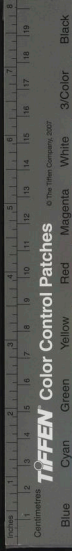
夢

到官數月尋繹此夢所謂元公乃兗州也

林希於章衡勝下及第在期集處劉庠相揖云
久欲相見有小事言之希問其故曰庠嘗夢登
第在公後三名故識公也希自計唱第時劉庠
始在第三甲以前舉不曾赴殿試今舉直赴殿
試例降一等作第四甲頭又隔數十名方喚到
希以希嘗爲南廟解元仁宗令升綴第三甲末
至第五甲人劉李寔寔南省解元也仁宗又令

升綴第三甲旣而又令置希之上明日唱明經
第張巨已於第四甲進士登科又中明經是時
甲兩科者例升一等於是升綴第三甲末自希
數至劉庠正是第三名凡兩日之間更四人者
方符一夢焉

元豐間內臣李憲專領西方之事葉康直爲轉
運使以糧草不辦一日有御寶劄子付憲葉康
直遽斬訖奏憲近習也秘而不宣自科云不過



夢

中夕必別有指揮中夕扣門甚急果有劄子至
葉康直以三劄示之云須至奉柳矣遂柳項送
渭州取勘既而康直卒無事任使如故今以龍
閣作帥秦州

王荆公初拜僕射握壻蔡卞手曰吾止於此乎
昔年作舉人時夢升一廳事人指其榜有僕射
廳字曰他日君當爲此官今夢驗矣官制行換
爲特進元祐初加司空卞幸其夢之不應也公

且向百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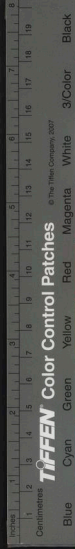
頭上開



讓不拜半年方報再讓又數月方報此告下公
薨八日矣竟終於特進焉卞爲予言如此
王曾在青州爲舉人時或令賦梅花詩曾詩云
而今未說和美用且向百花頭上開識者已許
會必狀元及第仕宦至宰相

王琪知歙州吳感作折紅梅小詞寄之云山花
冷落何曾折一曲紅梅字字香

王介甫有江寧夾口詩云茅屋滄洲一酒旗午



烟孤起隔林
飲江清日暖
蘆花轉恰似
春風柳絮
聳人或題之
於壁續其後
云江南村裏
老翁手未解
吟他富貴詩
荆公聞之但
笑而已

此效貢甫性滑稽喜嘲詭與王汾同在館中汾病口吃效爲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雄鳴只有艾氣周昌韓非楊雄鄧艾皆古之吃者也熙寧中爲考官出臨民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太象如何效曰要見大象當請

南御苑馬默爲臺官彈奏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效曰旣云馬默豈合驢鳴呂嘉問提舉市易會布劾其違法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效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嘉問字望之

石中立字曼卿初登第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吹日被黜者皆受三班借職曼卿爲詩曰無才且作三班士請士爭如錄事叅從此罷稱鄉貢進且須走馬東西南後試館職



斤率同刻往觀或曰吾輩忝預郎曹友不及一
獸石曰若何不知分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狝
耳安可並耶續除叅政在中書堂一相曰取宜
水來石曰何也曰宣徽院水甘冷石曰若司農
寺水當呼爲農水也坐者大笑

王汾朝劉放云常朝多喚子蓋常朝知班吏多
云班班謂之喚班放應獻云寒食每尋君蓋沙
分爲瓊耳元祐二年辛雍自光祿寺丞移太常

爲直學士性滑稽善戲謔嘗出馭者又失鞍馬
驚曼卿墜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石
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次遷郎官有上官弼郎
中勸以謹口對曰下官口干上官鼻何事一日
又改授禮部郎中時相勉之曰主上以公清通
詳練故授此職宜減削該諧對曰某授誥云特
授禮部郎中餘如故以此不敢減削天禧爲員
外郎時西域獻獅子畜于御苑日給羊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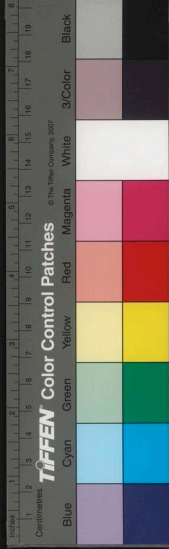


博士顧子敦自給事中除河朔漕付以治河京師語曰治禮已差辛博士修河仍用顧將軍子敦好談兵人謂之顧將軍也

蘇子瞻與姜潛同坐潛字至之先舉命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問其故對曰子蘇子瞻應穀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便是厚朴問其故相半夏厚朴何故謂之薑制之

ASIA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李公懌於秘書省種竹云使後人見之曰此李文正手植之竹也蓋自許他日謚文正也劉貢父適聞之曰李文政不特能繫筆又善種竹邪是時京師有李文政善繫筆士大夫多用之邢恕有文學辯論然多不請而教人士大夫謂之邢訓竟坐教朝士上書奪中書舍人出知隨州後自襄州移領河陽彭器資作告詞云勉蹈所聞無煩多訓蓋譏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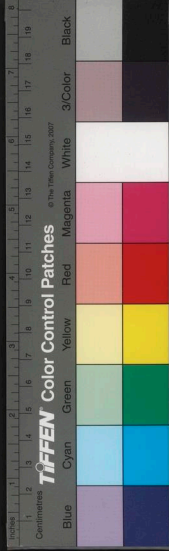
言死卷二
孫華老爲御史中丞不甚言事以疾辭位得宮
觀劉貢父作告詞云未得聞生之奇論今乃以
疾而固辭亦譏之也

朝士趙昶有兩婢言吹笛知藤州日以丹砂遺
子瞻子瞻以蘄笛報之并有二曲其詞甚美云
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日齊風裊又云自相伊不
見中郎去後孤負秋多少斷章云爲使君洗盡
蠻風瘴雨作清霜曉昶曰子瞻罵我矣昶南雄

州人意謂子瞻以蠻風譏之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兩府頗不懌移疾
不出朝士問候者但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
云只消一服清涼散便安矣蓋謂兩府始得青
涼傘也張唐公謚錢思公作文墨公諸子服經
邀執政訴之石中立指其幼者云此東山一寸
金也

林瑀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曰何相見之濶也



節呈聖家齊年
款楊朴成平菜蔬
周臨士居鄭州能

持朴性齋帝聘
種蓮老節圃生欲
作寄報狀中宣授
成得之則請勿出適
過二者若云驚朴
死甚子



李又清

詩外卷二

王曰遭此霖雨瑀云今後轉吏疎闊也王曰何
故荅云逢這短晷蓋譏王之侏儒

館中鐵火單鄭天體戲王原叔云此王將軍兜
鍪亦謂其侏儒也

狄青王伯庸同在樞密府王常戲狄之涅文云
愈更鮮明狄云莫愛否奉贈一行伯庸爲之大

慙

真宗東封訪天下隱士得杞人楊朴上問曰卿

臨行有人贈詩否朴對曰臣妻一首云更無落
魄耽杯酒切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
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使之復還山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謝啟云白
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
年後終秘書監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固
減裂之如有災異則再三數陳以爲失德所招

歐范卷二



上意不悅。旦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老，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爲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它日當見之，且猶不以爲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且繪像事之，每胷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益服其姿識也。』」文靖沆謚

也。

駕頭者，祖宗卽位時所坐也。相傳寶之中，使出外勾當，皆責知委狀，敢妄奏它事，皆伏軍令。祖

宗舊制也。

真宗禁銷金，自東封歸，杜使存者，昭憲太后之姪女也。迎駕服之上，怒送太和宮出家。由此人莫敢犯。

陸經多與人寫碑銘，頗得濡潤。人有問子履近



日所寫幾何對曰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行裏

施黔州多白花蛇螫人必死縣中板簿有退丁者非蛇傷則虎殺之也州連蠻獠三月草長蛇盛則蛇防戍至九月草衰蛇向蛰則又防秋矣居民造毒藥取蛇倒懸之以刀刺其鼻下以器盛其血第一滴下用以毒人立死故也取第二第三四者每血一滴以麪和作四丸中此毒者

先吐血須臾五臟壅滿潰爛卒絕之少監云惟朱砂膏可治此毒純之以藥救人無數仿刻其方以示土民

吳長文使虜虜人打圍無所獲忽得一鹿請南使觀之須臾剝剔了已昏夜矣數兵煮其骨食之皆嘔血吳左丞留雙腎于銀器中云此最補爰且欲薦之翌日銀器內皆黑色乃毒矢所斃爾不敢洩埋之而去虜中大寒七箸必於湯中



藪之方得入口不爾與熱內相沾不肯脫石鏹
奉使不曾醮箸以取榛子沾唇如烙皮脫血流
淋漓衣服上

丁諷病廢常令兩女奴掖侍見客于堂中諷之
病以好色既廢亡賴益求妙年殊質以厭其心
客出不能送又令一婢子送至中門曰謝訪以
故賓客之至者加多乃愈於未病時蓋其來不
專為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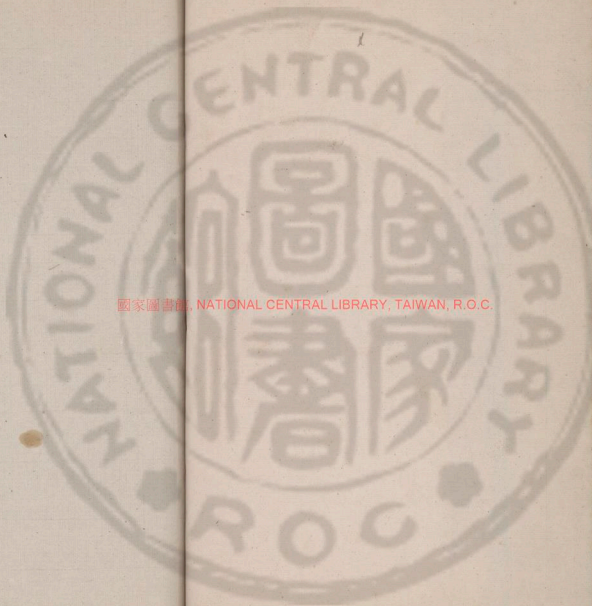
宰臣食邑滿萬始封國公

郊禮前省內官衣錦後省未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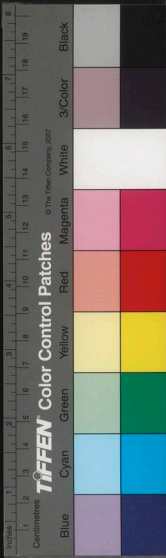
後苑銀作鍍金為水銀所薰頭手俱顛賣餅家
窺爐目皆早昏賈谷山采石人石未傷肺肺焦
多死鑄錢監卒無白首者以辛苦故也

丁諷以館職病風廢于家一旦有妄傳諷死者
京師諸公競致奠儀紙酒塞門諷曰酒且留之
紙錢一任別作使用諷令乏資由是獲美醞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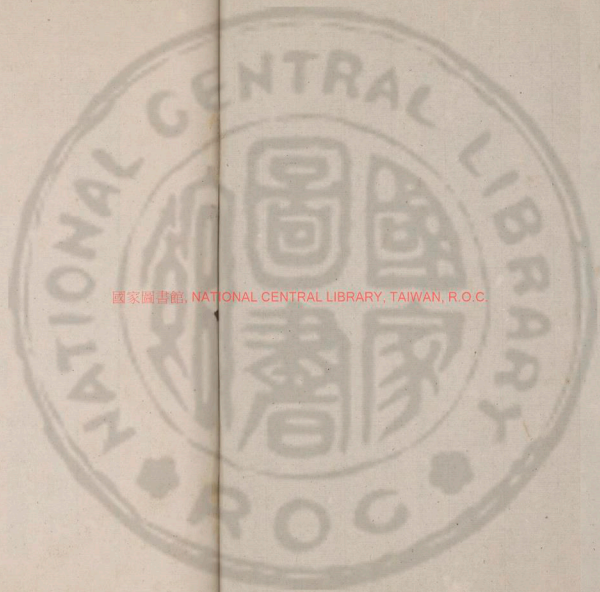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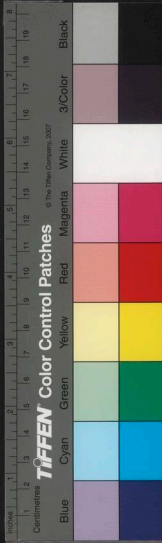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7958E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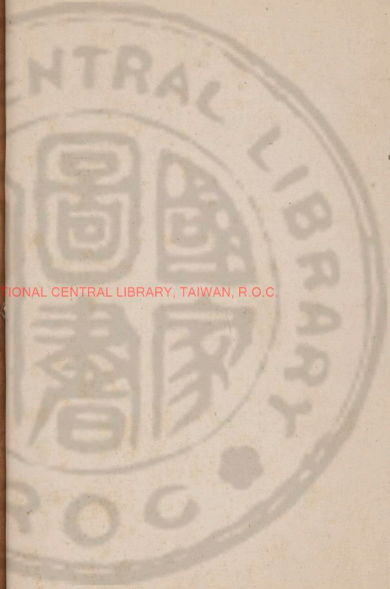


真宗上僊明肅召兩府入諭之一時號泣明肅
曰有日哭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曾作參政當秉
筆至云淑妃爲皇太妃曾卓筆云適來不聞此
語丁崖州曰遺詔可改邪衆皆不敢言明肅亦

寶顏堂訂正談苑卷之三

明 宋 孔平仲毅父 撰
黃承玄與參 全校
沈孚先白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賦

知之始惡丁而嘉王曾之直也

澶淵之幸陳堯叟有西蜀之議王欽若贊金陵之行持遲未決遣訪寇準準云惟有熱血相潑爾浸潤者云殊無愛君之心講和之後兵息民安天意悅豫而欽若激以城下之盟欲報東門之役既弗之許則說以神道設教鎮服戎心祥符中所講禮文悉起於此也

丁謂在崖州方奕棋其子哭而入云適聞有中

使渡海將至矣謂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

爾使至謝恩畢乃傳宣無問以下原書殘缺

夏守恩作殿帥舊例諸營馬糞錢分納諸帥守恩受之夫人別要一分王德用作都虞候獨不受又章獻上僊內官請坐甲王獨以謂不須興國寺東火張耆樞相宅近須兵防衛王不與以

此政事作樞密副使

省試王射虎侯賦云講君子必爭之藝飾大人



所變之皮貴老爲其近于親賦云親茲黃耆之
狀類我嚴君之容試官大噉

承叔云開封多爲皇親所擾送一卒云爲鶉鷄
飛而不下

韓魏公嘗夢崔侍郎在客位及覺問客將有何
官客云崔縣尉在客位乃崔台符也台符明法
出身致位通顯官制行合作尚書而只除刑部
侍郎寄祿至光祿大夫後奪一官終於正議大

夫正議大夫亦侍郎也

魏氏有李後主画竹題跋甚多其一云宗孟噪
清臣誠同一觀又有李書云元豐辛酉清明後
三日中書昭文位觀傳正遂明邦直志道三公
執政張誠一武人用事者耳

程戡侍郎自言爲御史時接伴虜人張觀中丞
教之曰待之以禮荅之以簡戡佩服其言或云
不然虜人見人語簡便生疑心極恼人不若曠



異聞總錄

呂察問云其叔

曾祖文靖公未

達時嘗夜步月

下逢婦人以紅

首立於側公不顧

婦人言官人觀我觀

亦答至於再三漫

獨共舉則滿面皆

眼也叱之曰德賢類

却要人看婦無語

而立不動少頃復過

公前乃謝曰官人

真有宰相器量遂

沒不見蓋其類也而

試人云

然以誠接之

呂文靖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
老諭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若
谷教一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
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
是忙後壞了韓稚圭教一門生云穩審着大事
將做小事做小事將做大事看胡援教人心中
稍疑事便不要做永叔言觀人題壁便可知其

文章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攻剽數郡殺害捕盜官東
南爲之騷然凡恩所經涉監司守將皆坐貶絀
其餘相連得罪者不可勝計旣乃招降予官朝
廷以其悍勇頗任使之一旦思至三班院供家
狀云自出身歷任以來竝無公私過犯有一班
行李師益亦同供狀乃云前任信州巡檢爲廖
恩事勒停都下相傳以爲笑焉



杜祁公爲樞密使內降某人與近上班行停之
數日同劾促之不聽中使宣催公翌日奏某人
是誰奏請容商量初不宜諭再三論之方云是
貴妃誕育時產媪之子又再三論之只除三班
借職又求監都商稅院公奏云此係三司舉官
一歲四十萬貫稅額堅持不可猶得南排岸
大內都知張惟吉請謚禮官以古前持温成喪
不當居皇儀殿一夕爭之至明時宰阿諛順旨

惟吉頓足泣下緣此得謚忠惠陳執中以不正
諫前事至死禮官謚曰榮靈

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張亢爲幕客汎舟湖中只
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琪南方人知
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呼曰
晏稍使柁不正也

范希文知鄧州是時法網疎闊監司尚預游宴
張去惑爲點提刑獄醉中起舞旣而曰啟諫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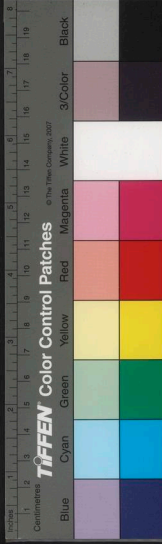


壞了提刑也

朱東之自言作滁州推官時歐陽永叔爲太守
杜彬作倅曉音律永叔自琅琊山幽谷亭醉歸
妓扶步行前引以樂彬自亭下舞一曲破直到
州衙前凡一里餘永叔詩云杜彬琵琶皮作絃
元祐五年彬子焯在金陵或問皮何以作絃焯
云永叔詩一過也琵琶誠好乃國初老聶工
造世間只有四面今尚收藏在家但無皮之事

爾

朱東之云昔年爲宿州符離令孫元規以節副
安置每來縣中打毬射弓後以禮部侍郎致仕
英宗卽位起知慶州元規私語朱云當時作樞
副以不讀 溫成冊出於水門外濮王送書相
別稱美其節槩亦有書卷之後來驗書乃英宗
詢翰今日一起其端自此人事倚伏不可知
唐子正桂州人爲舉人時入京道中遇一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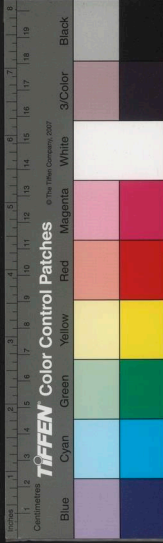
服破敵人皆疑其盜也疎之道人者辭去留一
詩與蔡州門卒候唐過予之驗其日乃辭去之
日也相去已十程矣詩曰知汝有心求富貴到
頭無分學神僊又云直待角龍危燕會好來黃
鵠臥林泉後三十年子正以太子中舍通判邕
州交趾入城子正自縊於官舍辟下乃熙寧九
年正月二日也歲在丙辰故曰角龍正月二日
危月燕直日故曰危燕予兒童時已聞此詩驗

于三十年後乃知交趾一覆三州殺人無數亦
非偶然爾

賈易以諫官責知懷州替鄭侂赴闕李之儀夢
鄭侂依舊知懷州數數對親朋言此夢旣而易
以到官上表再貶知廣德軍侂已知單州待闕
尚違自言于朝廷復以懷州還侂之儀之夢遂

驗

異充病贅仁宗見之揜鼻旣曰諭執政者曰充



白字本草

病矣其後執政進擬差除不敢公去充但于姓名下小書病字以是終仁宗世充罕至京師一旦神宗卽位充歷踐二府日在上左右其贊比舊加大宬且腥甚而上不惡焉則夫命之至也雖病也有物益之矣

滕元發云一善醫者云取本草白字藥服之多驗蘇子容云黑字是後人益之

宋次道云唐三百年惟薛莘爲滑帥田弘正爲

去後

石中三四五
百字久矣
也



魏師興河役力省工倍它時未嘗略爲患也

館中同列疾王文穆使陳越寢如文穆之屍石

中立作文穆之妻哭其傍餘人歌虞嬪于前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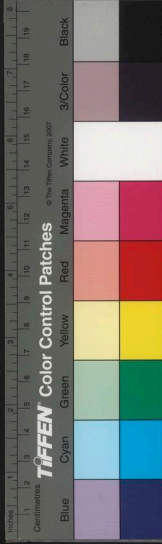
欽若聞之密奏將盡逐之王文正持其奏下

蘇渙郎中押伴夏人云賣銀五千兩買樂人幞

頭四百枚薰衣香龍腦朱砂凡數百兩及買綾

爲辟衣

陳執中作相杜祁公引年一表便許止除少師



猴部頭

物論喧六 方國在鄆葉道卿在青皆不平之
執中守毫病甚累表乞致仕不允移曹南臥京
第者踰年又五年方許致仕是時富公作相依
矯前事耳

猴部頭儂父也衣以緋優服常在昭宗側梁祖
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熟視梁祖忽奔走號躑
禿其衣冠全忠大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無不
愧作

陳靖為吏部員外郎曉三命自言官高壽長一
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見之婢子
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真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
知命何乃至此荅云其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
以不葬父母乃被尅折既而泣下向欲質以一
事乃問以陰中善惡之報靖言世間所傳皆不
誣也只如張退傳官職壽康人所仰望然鄆都
造獄明年三月成矣不可不戒也向密記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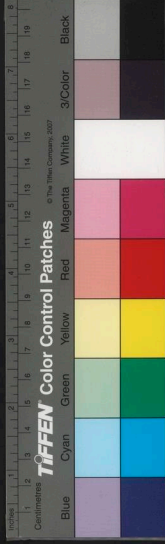
耳明日聞士遜薨矣
明年車駕游池宜召張士遜士遜至向適於稠
人中望見之以爲士遜情健如此鬼語乃妄言

郭逵伐交州行師無紀律其所措置殆可笑也
進兵有日矣乃付諸將文字各一大軸謂之將
軍下令字畫甚細節目甚繁又戒諸將不得漏
洩諸將近燈火竊觀之徐禧嘗見之云如一部
尚書多禧三日夜讀之方竟則諸將倉卒之際

何暇一一也內一事云一交人好乘象象畏猪
穀仰諸軍多養猪如象則以錐刺猪猪既作穀
象自退走

余○不修飾作諫官乞不修開寶塔時盛暑上
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

永叔夢爲鸚鵡飛在樹上意甚快悅聞榆莢香
特異永叔嘗自言上有一兄未晬而卒母哭之
勵夢神人別以一子授之白毫滿身母旣娠白



毫無數永叔生毛漸退落

宋庠罷叅鄭戩罷樞葉清臣罷計吳安道罷尹蓋呂文靖惡其黨盛也時數公多以短封度詞相往來如青骨不識字米蓆子作版之類青骨謂蔣堂時諺謂知制誥爲識字待制爲不識字楊吉作發運以餉權要得戶部副使

李昭邁修撰自河中移知晉州云母夫人年八十矣事姑二十年唯梳髮髻姑亡始戴冠今士

大夫家子婦三日已冠而與姑宴飲矣

呂文穆薄遊一縣胡旦隨父字邑客有與呂舉其詩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明年中甲寄毅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荅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次榜果中首選

舉子以巨軸獻胡旦且覽之曰旨哉旨哉

王介得知常州劉貢甫以語謔之介曰貢甫非



豈弟君子乎賁甫曰雖非豈弟君子却是打命
知州常州風俗毆父有橋名曰打命橋
白黑簡心此東漢書語也或以命謝師直之告
譏其好奕也

蔡立知江州後娶崔氏生一女前妻一子娶袁
轅之女病瘵而死想其女凡語言皆怨
其後母之薄也云人死皆有一蟲轉以付人以
與崔氏之女又以其先亡母勸之令勿自殘賊

親戚今不與矣其始已議攢殯袁氏云吾無兒
女它日誰葬我者不如焚我也比至火作之時
袁氏所憑之語忍痛之聲聞于外焉

沈文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云
坐下壙父母當得爲貴神今爲賤鬼足脛皆生
長毛

福州奏販鹽賊謀者四五人從者四十大理
斷官趙衍審刑詳議祝諫盡斷死罪衍壽卒臨



命自語曰冤枉殺人祝諫通判楊州未幾亦

知江州瑞昌縣畢從範素健無所苦一夕會客

客前燭皆明惟從範前燭數易屢滅是夕暴病

卒蓋陰氣先有所薄爾

知虔州朝議李大夫自云凡二十五子今所有

一子也其母以屢失子於病風作時嚙臂志之

比再生子齒痕隱然在其臂乃知輪迴再生之

說為不誣爾

太祖建隆六年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代舊號

改元乾德後于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學士陶

穀曰此偽蜀年號也太祖由是益重儒士

國家開寶中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

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

者以年號有寶字故也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

同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詩云五鳳齊飛入



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自中丞自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御史有所言不須先自中丞至今如此

眞宗雖以文詞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賜進士及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詞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此我云乃陛下正詎聞公

餽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一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某盛度丁謂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呂文穆公蒙正爲相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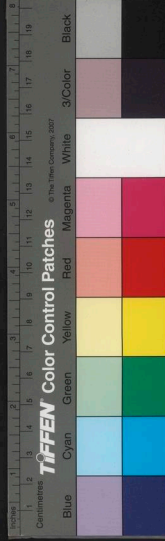
菜苗
高大奇
夢

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
能照二百里聞者歎服以爲賢于李衛公矣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曰錄子今
謂之劄子

真宗臨軒策士夜夢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
相高及拆第一卷是乃蔡齊上見其容貌曰得
人矣特詔執金吾七人清道自齊始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決事如神京師語

老子知州

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
多陳治亂歷詆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
臣落職知饒州寶元中元昊叛上知其才兼文
武起師延安日夕訓練精兵賊聞之曰無以延
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雍
也後知慶州時王師定川之敗議黜鄉軍仲淹
令刺其手及兵罷還慶路皆復得爲農上以四



路諸招討委之仲淹與韓琦謀必欲收復靈夏
橫山之地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
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聞而
懼之遂稱臣

陳堯佐字希元修真宗實錄特除知制誥舊制
須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
咨皆舉進士第一時兄弟貴盛當世少比堯佐
退居鄭圃尤好詩賦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

張士遜

遺牡丹

花蕪酒

秋公汾州人

汾府有廟

及酒遺之堯佐荅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

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

狄青字漢臣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

二十五陣八中流矢人呼為狄天使上觀其儀

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敵萬之稱謂以一足

以敵萬也初青在軍伍間韓魏公范文正公一

見之皆稱其有將相之器果能為國立功為時

名將



相
宋之賢員

王旦字子明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真宗目
送之曰與朕致太平必斯人也後拜平章事外
撫四夷內外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頌聲洋
溢且之力也

石介字守道徠山人也文章學術天下宗師
皆呼爲徠先生著宋頌十篇倚那清廟無以
加也慶曆三年天下所謂賢士大夫必用於兩
府侍從臺諫之官宋乏用人於茲爲盛介作慶

曆聖德詩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後復本
姓啟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
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睢范蠡嘗改姓故也爲
蜀范禹稱亦嘗冒張姓謝啟云昔年上第誤標
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睢之裔然不若文
正謝啟之精切也

景德中夏文莊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在拱



賦

辰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詞公立進喜遷鶯口霞
歡綺月沉鈎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
闕鎖新秋瑤階諱英廟金莖露鳳髓香和雲霧三
千珠翠擁宸游水殿按梁州上大悅
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
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亦重
厚者之辭也
裴晉公作鑄劍戟為農器賦云我皇帝嗣位三

賦

十載寰海境清方隅砥平駝域中盡歸力穡示
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於此賦
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如合區別妍媸願為
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
業文武全材亦見於此賦矣公為水車賦云方
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
其不取意謂水車唯施于旱不旱則無所施公



後

在寶元康定間邊鄙有事驟加進擢晏靜則置
而不用亦與水車何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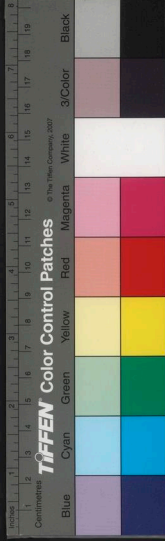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
廣狹匪彫匪斲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字相陶鈞
之意可見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
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擇任卮材使大小各
得其所又可見矣

寇準以員外郎奏事直言觸犯太宗怒而起準

遽以手引赭袍請上復御坐親決其事乃退上
嘉納之太宗曰朕得寇準如唐太宗得魏_公鄭
太平興國七年季冬大雪上賜學士詩曰輕輕
相亞凝如酥宮樹花裝萬萬株今賜酒卿時一
盞玉堂閑話道情無

錢俶進寶帶太祖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
請宣示上笑曰休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

一條
一服



照天蠟燭
水晶燈籠

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文譬如泉水迅急湍悍至於浩蕩汪洋不如文公也

田元均治成都有嚴有訴訟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劉隨侍制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晶燈籠

仁宗暑月不揮扇以拂子驅蚊蠅而已冬月不

預爐醫者云體備中和之氣則然

此
批跋回云自來奉使北朝禮遇之厚無如王拱辰預釣魚放鵲之會皇帝親御琵琶以侑酒是時先父倅伴相得甚歡拱辰謂先父曰南朝峭漢推吾異日先父爲上道此語上曰拱辰答問似此語言極多其才器不在人才然識量不足難于遠到吾見奉使之入惟富弼不可量也因問南朝如卿人才有幾弼曰臣斗筲之器不足



道也本朝人才勝如臣者車以斗量不可數計
察斯人大未可量也

賢顏堂訂正談苑卷之四

宋 孔平仲毅父 撰

黃承玄與叅 全校

沈孚先白生

明

太祖大燕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
正望雨官家大燕何妨只是損得此陳設漏得
此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
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燕樂太祖大喜宜



道也本朝人才勝如臣者車以斗量不可數計
察斯人大未可量也

賢顏堂訂正談苑卷之四

宋 孔平仲毅父 撰

黃承玄與叅 全校

沈孚先白生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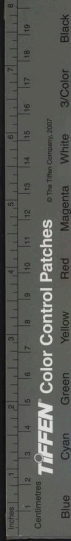
太祖大燕雨暴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
正望雨官家大燕何妨只是損得此陳設漏得
此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
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燕樂太祖大喜宜



令雨中作樂宜勸滿飲盡歡而罷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吊喪問疾
唐國子祭酒李浩所撰刊誤云短啟出于晉宋
兵革之餘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
尺牘故羲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也
前世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
爲之旣成以賜近臣王元之有詩云謫官無俸
突無烟唯推琴書盡日眼還有一般勝趙壹囊

中猶貯御書錢

元祐中玩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
正爲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
使故事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
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封上獨賞禹玉詩云妙
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
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海上駕山來鑄京春
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昇平人盡樂



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樂又添杯一

山谷作茶磨銘云楚雪散盡燕山雪飛江湖歸

慶從此袪機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上進錢買兩夜令

十七十八夜是也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
實多微同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
本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作詩

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

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真宗次澶淵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其蹙後萬

一陷沒則河朔皆虜適也何人爲朕守魏公曰

智將不如福將王殿若福祿未艾宜以爲守王

公聞命茫然自失第公酌太白飲之曰上馬杯

且曰參政勉之曰日卽爲同列王入魏戎虜滿

野屯塞四門終日能坐越七日虜退召爲平章



事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世脩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退扁舟五湖公卽日納節明日致任

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秦維翰者與之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也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

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試其術數旬不效乃曰臣見太皇太后方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但斥於郴州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處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麟鉄甲冷徹骨四十



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襄度
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合
關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
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
巨細並執狀進入止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
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自唐至五代其
制不改古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國初范質王溥

等自以前朝舊相居不自安共奏請中書庶務
大者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行其事自是奏
御浸多或至肝具賜坐啜茶之禮遂廢固不暇
於論道矣遂爲定制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未甚進用及卜
郊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執綬綬顧問占對
詳敏他日上曰作宰相當用儒者盧果大用
真宗詔种放至闕韋布長揖宰相執楊大年嘲曰



楊大年
十二賦忘
開詩

不把一言裨萬乘祗又雙手揖三公上召楊曰
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皂囊十軸書乃放所
奏也書曰十議所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
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億曰臣當負荆謝
楊大年年十一舉神童至闕下叅政李至喜令
賦朝京闕詩有云七閩波渺邈雙闕氣岩巖曉
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斷句云願秉清忠節終
身立聖朝

元祐中秘閣上巳白集西池王仲至有詩張文
潛和最工云翠浪有殷黃繳動春風無力綵衿
垂秦少游云簾幙千家錦繡垂王笑曰又待入
小石調也

太宗善奕棋諫臣乞寬待詔賈玄於南州者言
玄每進新圖妙勢悅惑明主恐雍遏萬機上曰
朕非不知聊避六官之惑耳

太宗三子真宗第三封壽王詔一異僧徧相諸



公僧已見七王惟壽王未起僧奏曰徧觀諸公
皆不及壽王上曰卿未見安知之僧曰適見三
僕立于門皆將相材器其僕即爾主可知矣三
僕乃張相着楊相崇勳郭太尉承祐也

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回真宗飲量無敵欲
對飲則召公一夕上命巨觥仲容曰告官家免
巨觥上因問何故謂天子爲官家仲容將濟萬
機論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皇帝之德故

曰官家上大喜曰真所謂君臣千載一遇也

陳文惠公堯佐與弟堯叟俱位至宰相弟堯咨
先精弧矢自號小由基祥符中守荆南回其母
馮氏曰汝典名藩有何異政堯咨曰路當衝要
將迎殆無虛日然弓矢衆無不服母曰汝父以
忠孝禪楠國家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
之役以杖手之金魚墜地

太祖問王官侍講曰秦王學業何如曰近日所



作文詞甚好上曰帝王家兒不必要會文章但令通曉經義知古今治亂他日免爲侮文弄法吏欺罔耳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元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卽其例也記室本王疾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

及自卑達如云座前尤非也閣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

韓魏公知秦州臥疾數日忽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廟於春宮

國朝翰林學士佩金帶朱衣吏一人前道兩府則兩人笏頭帶佩魚曰重金居兩制久者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黃處內庭久者又曰眼赤何時兩腰黃甚日重



李藩未第時有僧告曰公是紗籠中人藩問其
故曰凡宰相冥司必立其像以紗籠護之後果
至台輔

昆吾山有獸如兔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吳國武
庫中兵刃俱盡而封署如故得雙兔殺之有鐵
膽腎方知兵刃爲食乃鑄腎爲二劍雄爲于將
雌爲莫耶

王巖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鰲客巡遊都邑求麻

鐵之資以造釣具有不應者輒錄姓名置篋中
曰下釣時取此等懷漢爲餌其狂誕類此張祐
謁李紳亦稱釣鰲客李怒曰旣解釣鰲以何爲
竿曰以虹爲竿以何爲鈎曰以日月爲鈎以何
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士人初登地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虎化
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燒去乃得成人又說新羊
入羣諸羊抵觸不相親附燒其尾乃定又說魚



躍龍門化龍時必須雷電為燒其尾乃化

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
巾以辱之州鄉大以為恥竟不捶一人

葉法善有道術居玄真觀一日會數朝士滿坐
思酒忽有一人敲門稱麴秀才突入坐少年秀
美談論不凡法善潛以小劍擊之應手墮地化
為瓶榼中有美酒遂共飲之皆曰麴生風味不
可忘也

韓退之詩云且宜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
郢之富水身程之若下滎陽之士窟春富平之
石練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云聞道雲南麴
米春裴銅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
酒多以春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
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因閱方言宋魏之間簞謂
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為簞也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聞天下
脣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于面則衆
所共見脣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何也

眉州有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以墾甃四圍皆
屋凡三十餘年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鼓
如風雨皆躍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舊說不以
龜守則為蛟龍所取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
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志精神不衰

反而自然達理

上元燃燈或云沿漢祠太一自昏至晝故事

簡文帝有列燈陳賦後主有光嚴殿遙詠山燈詩

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以燈迎

太后則是唐以前歲不常設

唐曰曆上元三年三月勅云制勅施行既為永
式皆白紙多有蠹食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司及
州下縣並用黃紙書之



唐徐堅撰初學記中山劉子儀愛其書曰非止初學真可為終身記耳

呂蒙正方應舉就舍建隆觀公幹入洛鍊室而
去自冬涉春方回啟戶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
二三尺蒙茸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唐內庫有青酒杯紋如亂絲其薄如紙以酒注
之温温然有氣相次如沸湯名之曰自暖杯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馬腦枕之則十洲三島四

海五湖盡在夢中明皇因名為游仙枕

李太白少時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

下

新進士及第以泥金書帖子報其家謂之喜信

至文宗時遂寢此儀

宮中寒食時競立鞦韆為樂明皇呼為半仙之

戲

宋景愛民恤物時人謂之有脚陽春言所至之

後苑卷四

七



詩苑卷四
處如陽春及物也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燦于齒
牙時人號為梨花之論

都人士女正月十五後乘車跨馬郊野中為探
春之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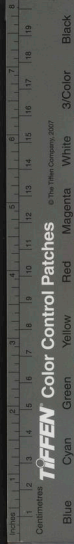
唐明皇命相先以八分書書姓名金甌覆之

有書生謁李林甫云管子文後化為筆

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

院中有雙鵲栖於玉堂之後海棠樹每學士會
食必徘徊翔集或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
事因謂之靈鵲故晁翰林詩云却聞靈鵲心應
喜并予詩云靈鵲先依玉樹栖蓋為此也

賞花釣魚三館維直館預坐校理以下賦詩而
退太宗時李宗諤為校理作詩云戴了宮花賦
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繆却出宮門去還似
當年下第時上即令赴宴自是校理而下皆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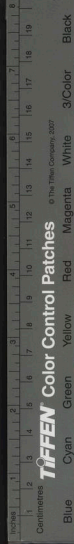
諒苑卷四

會也
祥符八年蔡文忠狀元及第上視其秀偉顧宰相曰得人矣因詔金吾給騶從傳呼狀元始于此也

呂公弼申公之次子始秦國妊娠而疾將去之醫工陳遜煮藥將熟已三鼓坐而假寐忽然鼎覆再煮再覆方就榻夢神人被金甲持劍叱曰在胞者本朝宰相汝何人也敢以毒加害遜懼

而籍以白相國後生公弼熙寧中位樞密使前輩作花詩多比美女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黃魯直醮縻詩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比美丈夫淵材作海棠詩云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元厚之少時夢人告曰異日須兄弟數人同在翰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夢不然熙寧中學



士者五人先後同在翰林韓持國維陳和叔繹
鄧文約縮楊元素續并厚之名皆從系始悟兄
弟之說

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
紙書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爲相極其貴盛人
之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
銜于木鳳之口而頒行之故羅隱曰鎖門千里

更無人到絲綸五色惟其鳳銜

古者朝宴衮服中有白紗中單百官郊享服中
有明衣皆汗逐之狀漢高祖與項羽戰爭之際
汗透中單改名汗衫

三代以韋爲箕袋盛筭子及小刀磨石等魏易
爲龜袋唐永徽中四品官竝給隨身魚天后改
魚爲龜唐初卿大夫沒追取魚袋永徽中勅生
平在官用爲褒飾沒則收之情意不忍五品以



官銜

上薨魚更不追取

古有華帶反挿垂頭秦二世始名腰帶唐高祖詔令向下挿垂頭取順下之義

官銜之名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開奏之時先其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如馬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遶後馬續來相次不絕古人謂之銜尾相屬即其義也

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黥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

梁職儀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僕射尚書手版以紫衣裹之名曰笏梁中世以來唯八座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陳希烈不便執多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云便為將來故



陝西通志

瓜上畫板

事

蔡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
星墜庭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寇萊公守北門虜使經由問曰相公望重何以
不在中書荅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
準不可

齊李崇為兗州刺史州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
懸一鼓盜發之處槌鼓亂擊諸材始聞者搥鼓

蔡注

一通次聞者復搥以為節俄頃之間嚴布百里
伏其險要無不擒獲諸村置鼓樓自此始也

宋孝王問司天膺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雞事

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為有赦北齊

赦日令武庫設金雞於闕門右搥鼓千嚴宣赦

建金雞或云起於西京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

兌為澤雞者巽之神巽為號令故合二物制其

形揭長竿使眾人觀之



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歐陽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學士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屈折處亦當中無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則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蔡君謨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

亦自成一家也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卽此意也

老杜詩曰笋根稚子無人見唐人食笋詩云稚子脫錦棚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笋明矣故一名曰稚子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



解則錄之不解則又改之故唐未之詩近于鄙
俚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文喜宴御製詩遂爲
故事仁宗詩尤多有云寒儒達錦運報國合何
如

今人謂駟驗爲牙本謂之互郎互市事也唐
人書互作牙牙似牙字因轉爲牙今人謂萬爲
力子爲撇但數目可按故能存本字不然亦若

牙牙耳

山谷云作詩正如雜劇初時布置臨了須打諢
方是出塲蓋是讀秦少章詩惡其終篇無所歸
也

謝朓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故東坡云中有
清圓句銅丸 枯彈蓋詩貴圓也然圓熟多失
之平易老硬多失之乾枯能不失二者之間則
可與古詩者並驅矣



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
之遊
掌漏官曰壺郎潘岳謂刁斗曰金析金銅點是
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